禮書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淩廷堪云凡庭洗設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讓升凡賓主相敵者降則皆降以周案凡賓主人之盥洗皆壹揖壹讓升賓中有貴者亦壹揖壹讓非正主人不讓獻大射是獻大射宰夫為主人非正主人故不讓祭禮于尸賓之正獻指讓酢不指凡賓主人降則皆降不論敵者惟君尊不降獻大射是奉君命尊亦不降聘禮是君于其臣于聘賓雖降盥亦不就洗公食禮是

鄭元云鄉飲禮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東行示情敖繼

公云進者少南行也東北面鄉主人以周案時賓在卤階下遠于洗故東行乃旋北面辭洗下云賓復位當卤序序爲東卤之節則賓進爲東行非南行可知敖說沿楊圖之誤

敖繼公說凡盥洗于洗南者皆北面鄉飲酒禮賓東北面盥疑東衍文盛世佐云主人在洗北沃盥者在洗南故卤北面沃之便也今賓在洗南沃盥者在其右故賓方盥洗東北面邪鄉之程瑤田云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與爵于篚興對其對也必少卤于洗乃舁賓主相對及主人復位賓復少東行然後北面盥以周案程說

近是

敖繼公說鄉飲禮主人適洗南面坐奠觶于篚下篚南肆南爲下主人亦北面奠之南面坐于洗北乃奠觶于篚下篚南不敢由便以周紮鄉飲主人南面坐奠觶于篚下謂篚北鄉射賓北面坐奠觶于篚下謂篚南敖說非

楊復云鄉飲二篚上篚觶三觶一獻賓獻遵獻工皆㝵觶三也主人取觶酬賓一也下篚觶四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觶二也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四也

敖繼公云下篚觶三盛世佐云燕禮二篚皆在堂下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篚者堂上篚以盛

醆爵禮輕不用醆也以周槳鄉飲鄉射堂上堂下皆有
篚爵禮大射特牲少牢僅有堂下之篚特牲記下篚實
醆二是下篚亦盛醆不獨堂上為然特牲記又言下篚
實四觶鄉飲亦宜然無算醆所取之觶非即旅酬所奠
之觶敖盛說非麥氏釋例云凡堂上之篚在尊南東肆
堂下之篚設于洗西南肆

禮家說洗有南洗有北洗南洗在中庭北洗在房中萬
斯大說士冠陳器第云設洗直于東榮無北堂別置洗
之文賓醴冠者贊者洗謂就中庭之洗洗觶不在北堂
贊者洗何于房中爲下讀江筠說特牲少牢云主婦盥

于房中洗于房中俱是北洗洗而其陳器皆止云設洗于
阼階東南亦不及其在房中者不舁執以相難且于房
中質下經無此句讀以周案從江說　右洗篚
凌廷堪云凡設尊賓主人敵者于房戶之閒君臣則于
東楹之西然兩壺有元酒有禁凡醴尊皆設于房中側
尊無元酒以周案士昬禮尊于房戶之東不在房西戶
東之閒聘禮記醴尊于東廂禮運云醴醆在戶
賈公彥云少儀尊壺者面其鼻鄭注鼻在面中言鄉人
也此據燕禮鄉君言少儀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鄉
飲酒尊兩壺于房戶之閒元酒在西鄉射尊于賓席之

東兩壺斯禁左元酒鄭注設尊者北面西曰左此據酌者北面言孔穎達云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自北鄉南陳之酌者在尊東西鄉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則設尊於房戶之閒東西列尊尊面鄉南酌者鄉北以西爲上尊時主人在阼賓在戶牖閒夾尊示不敢專惠也以周禮燕禮大射尊鼻面東酌者西面鄉尊元酒在左爲上尊鄉飲鄉射尊鼻面南酌者北面鄉尊元酒亦在左爲上尊少儀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本爲通例賈孔二疏皆失一偏　右尊

鄭元云席南鄉北鄉以內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
上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坐在陽則上左坐
在陰則上右孔穎達云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
不然江永云此謂室中布席之瀌西上統于奧南上統
于堂夌廷堪云凡設席南鄉北鄉于神則西上于人則
東上東鄉西鄉于神則南上于人則北上曲禮正相反
不足信注疏因曲禮之文附會以就之以致禮之通例
無定以周案布席有堂室之分曲禮所言是室中設席
之瀌室以奧為主奧在西南隅南北鄉西上東西鄉南
上皆統于奧也禘祫之祭太祖位奧東鄉昭穆之位自

西而東是南北鄉以西為上士昏禮御媵衽席北止是東西鄉以南為上婦餕之席統于舅姑是南鄉以西為上皆其證若士昏禮改筵燕禮筵賓設卿席大射賓席卿席小卿大夫席皆南鄉經云東上大射工席諸公席皆北鄉經亦云東上此言堂上布席之法鄭注聘禮禮賓注鄉飲鄉射賓升席自西方並云賓升由下未嘗附會曲禮文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堂與室本同故鄭注鄉飲記云主人介席南上升自下降由上依曲禮文為說大射儀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此以大夫之席繼小卿皆立南面東上若南面

不容繼而東面則以北為上東面北上與南面東上同禮皆以左為上明其相繼也此與通例西序之席東面南上异故特云則北上以別之鄉飲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又云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堂上無贊者席此明序立禮本非布席之處凌氏皆誤據之

鄭元說鄉飲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經主人自席前適阼階上者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敖繼公云升降皆由下經主人自席前適阼階上是其降未必皆自南方記乃云

凡何與褚寅亮云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正也降亦有時而從下由便也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則降從南方爲正今既啐酒于席末則身在北矣故卽由便從北而降轉過席南以適阼階注云由便明本非正也敖氏謂升降皆由下反以此從北方降爲正非也後介不啐酒而自南方降席則從降由上之正矣敖氏乃云由便尤非介身在席中並非在南此便何從生乎以周案記云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故升席必由下降席可以由便故賓降自西方適西階便主人自南方適阼階便啐酒于席末其身在北因從北方降亦由便鄭意如此鄉

射注云賓升降皆由下明其它降不由下皆由便也褚說降以由上爲正又過泥記文

孔穎達云曲禮毋踖席踖猶躐也席當從下而升從上爲躐席也熊氏以爲踖席猶逆席謂從上升玉藻所云者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案鄉飲酒云賓升席自卥方注云升由下也彼謂近主人爲上故以卥爲下凡席皆升自下降由前朱熹云曲禮是衆人共坐一席以前爲上後爲下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賓席一人之坐故以卥爲下與此异以周案踖躐古字通用鄭注踖席躐席焚曰升席必由下明其義同也升席不由前

爲躐席不由歬者不由下則歬猶下也升先由下故下謂之歬與畫卦由下下歬而上後同熊氏分由下由歬爲二固非朱子說歬上後下亦誤鄉飲酒升席自卥方亦是由下孔疏非朱子說亦未是

賈公彥說曲禮席南鄉北鄉以卥方爲上鄉飲賓升席自卥方注云升由下以賓統主人以東方爲上也凌廷堪云凡賓升席自卥方主人升席自北方鄉飲注據鄉射經文賓席東上而言鄉飲記注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據曲禮而言皆因文釋之非禮之通例以周案鄉飲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介升席自北方見

亏經記舉之以明例則經賓降席自內方亦通例矣鄭注鄉飲記云主人介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以北方爲下注鄉飲賓升席自內方云升由下注鄉射賓升席自內方云賓升降皆由下以內方爲下凡升席皆由下主人席內鄉介東鄉皆以北爲下故鄉飲鄉射賓酢主人主人皆升席自北方鄉飲酒主人獻介介升席自北方賓席南鄉內爲下故鄉飲鄉射主人獻賓賓皆升席自內方凡降席主人介由上賓由下故鄉飲鄉射將立司正安賓及徹俎主人皆降自南方主人酬介介降席自南方鄭注鄉飲鄉射賓降席然云席內內爲下也

鄭[元]云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末有所殊別敖繼公云明其以次而西衆賓之席亦皆不屬以周案鄉飲禮言衆賓之席不屬此爲通例鄉射所云繼而西繼卽不屬賓有席西拜則席不與衆賓連屬甚明注疏失之

賈公彥云賓席末荅拜謂于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爲末以其乘席上拜瀆也已下賓拜皆然敖繼公云席末拜示遠其佐也不降席以其賤也盛世佐云降席而拜固是常禮但經既云席末荅拜與上文席末坐啐酒同卽史記之半膝席敖說爲長以周案凡言席末者未離席也降席則離矣盛說近是但史半膝席不足爲訓

右席

鄭[元]云疑讀爲仡然從于趙盾之仡疑立正立自定之皃賈公彥云禮末至故疑然自定而立以待事也若行禮之閒而立則云立不云疑立孔廣森說士昏疑立讀當如士相見禮不疑君之疑疑立者斜鄉舅姑立也于君以不敢斜鄉爲敬獻酢則必鄉所與行禮者爲敬鄉飲酒賓內階上疑立鄉主人立主人阼階東疑立鄉賓立也以周禁舊說疑立之疑讀若凝不疑君之疑讀若擬孔氏卮言以不疑君讀疑立說自可通司儀云行人之儀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鄭注言常視賓主之鄉

卻㝵兩鄉之是其義也但云亏君以不敢斜鄉為敬與公食賓亏階卤疑立矛盾豈亦有不正其主面者矣

鄭元云主人三拜眾賓眾賓皆荅壹拜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賈公彥云三拜眾賓眾賓各㝵主人一拜主人亦徧㝵一拜敖繼公云三拜者旅拜之灋皆荅壹拜者荅旅拜之灋此禮大夫士同之以周紊鄭注示徧釋三拜不備禮釋一拜三拜一拜不專為眾賓長三人言賈疏誤然賈疏謂大夫尊故旅之而不備禮荅壹拜士賤故旅之而㝵備禮荅再拜是也敖氏以荅旅拜止壹拜因改特牲禮再拜為壹拜叓誤

凌廷堪云凡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鄉飲鄉射記皆云獻用爵而燕禮大射獻用觚大射獻服不用散禮殺故也酬禮用觶不用爵惟賓主人乃行之獻酒逮及賤者如工笙獲者釋獲者祝佐食之類酢主人惟賓介及遵者有之酬酒雖介遵亦無之尊賓之意也以周案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飲以酬賓賓奠而不舉此其大略也然其中亦有不同士昏禮婦舅獻之婦酢之姑酬之婦奠之獻與酬異其人鄉飲惟賓備獻酢酬云介則

獻酢而未酬亏眾賓則獻而不酢酬鄉射之亏眾賓亦同聘禮有獻無酢酬燕禮宰夫為主人其賓酢主之後主未酬賓而遂獻公樂工以下亦有獻無酢酬大射亏賓亏公亏孤卿大夫未射之先獻之亏庶子左右正內小臣之屬旣射之後獻之亏服不亏獲者釋獲者射未終時獻之凡酢皆賓親酌鄉飲鄉射介大夫授以虛爵主人自實爵酢為賓卑不敢敵主人也士虞特牲尸酳主人必親酌以授之亦不親酌為尸尊不與主人為禮也凡旅酬以酬獻爵獻酒逮及工笙獲者釋獲者及祝佐食敖氏謂逮及賤者然鄉飲記主人之贊者不與燕

算爵然後與射禮工笙獲者釋獲者亦不與旅酬鄭注鄉飲云凡旅酬者少長以次終于沃洗者皆弟長而無遺矣賈疏云旅酬時未及沃洗則賤者不盡與獻與獻者亦不盡旅酬凡旅酬先酬主人而特牲禮尸主人皆不與尤為禮之殺

凌廷堪云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薦脯醢在升席先設俎在升席後凡獻酒禮盛者受爵于席前拜與卒爵于階上凡獻酒禮盛者則啐酒告旨啐酒于席末告旨則降席拜以周案主人獻賓介有設俎有不設俎凌說禮盛設俎是已餘云禮盛皆誤當云凡獻酒賓介

受爵于席前賓啐酒告旨介則否鄭注云祭薦祭酒嚌肺于席中惟啐酒于席末

凌廷堪云凡獻酒禮盛者受爵告旨卒爵皆拜酢主人禮殺者不拜告旨又殺者不酢主人以周案凡獻酒賓拜受爵拜告旨拜卒爵介不拜告旨衆賓不拜卒爵祭祀之尸如正賓賓如介故尸亦拜啐酒告旨卒爵有司徹賓侑不拜告旨特牲衆賓兄弟不拜卒爵禮經通例如此初無盛殺同一賓主人而禮有隆簡謂之禮盛禮殺此等為賓介衆賓通例初無盛殺可言

凌廷堪云凡禮盛者坐卒爵禮殺者立卒爵以周案主人賓介皆坐卒爵衆賓兄弟皆立卒爵此通例也特牲

少牢獻祝與佐食餕畢主人酳酢皆坐卒爵旅酬之舉觶勝爵皆坐祭遂卒觶與通例异淩氏以為禮盛旅酬無算爵立飲與通例亦异淩氏以為禮殺當巳

鄭元云以爵拜者不徒作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敖繼公云以爵拜蓋指賓主介遵既卒爵而奠爵拜者也既拜而興則與飲已者為禮故曰不徒作然此拜乃冓禮之節其意未必與後禮相通記乃合之以生義失之盛世佐云以爵拜者謂凡奠爵拜執爵興者也不徒者謂起有所事無空起也如賓之告旨奠爵拜執爵興是以爵拜也下卽云賓西階上坐卒爵是不徒作

也其拜既醆亦然凡拜必奠醆記乃言以醆拜者拜畢卽執醆興者謂之以醆拜不執以興者謂之奠醆拜奠醆則有徒作者矣如介酢主人主人坐奠醆于內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下云主人復阼階是其證也敖未知奠醆以醆之分反疑記失豈不謬哉以周案奠醆拜者有徒作以醆拜者不徒作此爲通例不獨拜既醆爲然鄭注失之一偏敖說更舛

敖繼公云鄉飲主人內南面獻介介乃北面受醆則賓酢主人主人亦北面受主人獻賓賓其東面受與盛世佐云案儀禮圖受醆者皆北面敖云東面受非以周案

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皆逗受主人卤北面賓東南面

鄭元云拜崇酒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敖繼公云崇重也謂賓崇重己酒不厭其薄而歆之旣也姜兆錫云崇之言隆謝賓酢之隆施也以周案主人拜崇酒在受酢卒𣪘之後如敖說當拜亏賓告旨之時非經意也敖又謂己自歆乃知酒之薄惡說尤迂曲拜崇酒者酒本己物此重其酒自賓酢而拜之也姜說可從莢大射不告旨主人之義不崇酒代公之義

淩廷堪云凡酬酒先自歆復酌奠而不授舉觶媵𣪘亦如之凡酬酒奠而不舉禮殺者則用為旅酬無算𣪘始

凡酬酒不拜洗以周祭有司徹主人酬尸尸拜受爵主人酬賓賓拜受爵奠大射禮宰夫為主人酬賓賓拜受爵于筵前皆云受不云奠是酬爵相授受也又有司徹二人舉觶于尸侑尸侑皆拜受爵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長拜受于其位皆云受不云奠是舉爵亦相授受也凡酬禮殺于獻其爵用敵禮相授受不敵不授奠大射禮之酬賓有司徹之酬尸酬賓曰拜受曰拜送用敵禮也鄉飲鄉射主人酬賓及一人舉觶二人舉觶曰坐奠謙不敵也曰賓辭曰坐取曰坐受用敵者禮也辭謂辭奠取受互文取亦受也鄭注云舉觶不授下主人

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鄭以下主人不授是不敵不授之證而坐受爲自謙用敵禮特牲禮主人酬賓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正同此例是又用敵禮相授受之證也取受互文一人舉觶之坐受鄉射禮云取鄉射禮二人舉觶賓與大夫辭坐受觶而此于賓言取介言受鄭注賓取云今文作賓受近儒辨取受之異多膠葛燕大射禮二人媵觶于公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此立文與諸經迥別乃所謂奠而不授者媵觶二人下大夫也公君也臣之于君奠而不授正禮也故不云辭亦不云受獻賓後媵觶獻士後媵觚皆同此例凡敵者相授受不敵者奠而不授爲禮經之通

例如昏禮壻奠鴈覲禮侯氏奠圭皆然鄭注云卑者見
尊奠摯而不授亦可互證方望溪謂鄉飲鄉射酬觶奠
而不授以此觶不用不煩賓以親受燕則君賜故親相
授受韋協夢謂鄉飲鄉射之旅酬賓主之故主人酬觶
不授將以此觶舉旅也燕禮公主旅酬之禮故酬賓授
受如常禮皆與有司徹不可通且主人酬賓固望賓之
飲也如其說直虛偽已凌氏釋例亏經文尤不可通云
酬酒禮之殺者為旅酬無算爵始亦誤

賈公彥說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
凌廷堪云亦有二人舉觶為旅酬始一人舉觶為無算

爵始以周祭賈據鄉飲鄉射特牲爲文淩云二人舉觶
爲旅酬始據燕禮大射有司徹文其云一人舉觶爲無
算爵始不足信其實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二大夫媵
爵于公獻卿後二大夫又媵爵于公獻士後賓又媵觶
燕禮作觚于公凡五舉觶特牲旅酬兄弟弟子舉觶無算爵
賓子弟兄弟弟子又舉觶以是言之公旅酬五媵爵無
算爵不舉觶大夫士旅酬一人舉觶無算爵二人舉觶
大夫祭禮有尸與侑旅酬亦二人舉觶與士禮异無算
爵兄弟之後生與賓一人各舉觶亦二觶與士禮同
鄭元云鄉飲使二人舉觶于賓介若有大夫則舉觶于

賓與大夫敖繼公云正言賓介者明雖有大夫猶及介
盛世佐云鄉飲專以尊賓非爲貴貴大夫雖尊不當先
介注非褚寅亮云經言賓介明大夫雖尊不得越介而
舉觶焉鄉射無介故及大夫以周案鄭注據鄉射文以
下記賓俎肩主人俎臂介俎胳推之大夫俎用臑肫卑
亐主人尊亐介似當先及大夫
孔穎達云如或醻之箋云旅醻也醻酢皆作酬此作醻
者古字通用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
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鄉者所奠之爵以行之交錯
相酬謂之旅酬謂衆相酬也以周案孔氏此疏敘舛醻

酬古今字非通俗誤一　主人酬賓之觶賓奠之于薦東
一人舉觶之觶賓奠之于薦西至旅酬時所舉之觶乃
一人舉觶之奠于薦西者非舉鄉者酬賓所奠薦東之
觶誤二三一觶交錯爲無算爵禮非旅酬誤三無算爵二
人舉觶在堂下亦不取鄉者酬賓所奠堂上之觶
賈公彥云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爲無算
爵者以其賓長所舉奠酬亦爲無算爵以此二觶皆在
堂下尸不與故也旅酬皆從上發尸爲首故特牲等使
一人舉觶爲旅酬與賓長所舉薦右之觶此賓不舉旅
酬皆從尸舉故所奠者爲無算爵一爵亦是异于特牲凌

廷堪云特牲酬賓之觶與兄弟弟子所舉之觶同為旅
酬發端有司徹酬賓之觶與兄弟後生所舉之觶同為
無算爵發端特牲旅酬之禮同乎有司徹無算爵禮而
有司徹旅酬則別使二人舉觶于尸侑為之始以周案
有司徹文與鄉飲鄉射特牲諸禮本合不過大夫祭禮
有尸與侑其旅酬宜使二人舉觶為異爾鄉飲鄉射旅
酬一人舉觶無算爵二人舉觶特牲禮旅酬兄弟弟子
舉觶是旅酬亦一人舉觶也無算爵賓弟子及兄弟弟
子舉觶賓黨一觶主黨一觶是無算爵亦二人舉觶也
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舉觶于其長為無算爵始是主黨

一觶又賓一人舉爵亐尸如初亦遂之亐下卽賓黨一觶鄭注賓一人次賓長者遂及賓賓兄弟不及私人是無算爵亦二人舉觶也有司徹二人舉觶不舉堂上酬賓之觶一與鄉飲鄉射合如賈疏特牲士禮尚使二人舉觶有司徹大夫禮反殺亐士謬矣因此遂謂賓一人舉爵亐尸為舉無算爵後更為旅酬旅酬再舉禮意錯襍凡旅酬者皆以尊酬卑故謂之下為上賓一人獻尸亦不合旅酬之禮凌氏倒附會又為賈疏所誤

鄭元云旅酬下為上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亐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

孔穎達云旅酬時使卑者舉觶于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為上一說兄弟子代主人酬一說舉觶起于賤者賤者行主人事故云下為上袁廷堪云鄉射禮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偁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鄭氏此注最碻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下為上中庸注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燕算爵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觶于其長為下為上也爵至燕算則神惠均于在庭凡執事者以爵與飲酒為樂不執事者則不與非謂舉觶為有事

也中庸章句因舊注復增故逮及賤者使亦㝵以申其
敬也二語而鄭義益晦以周案從淩說據中庸注下為
上即燕算爵褚氏云燕算爵亦㝵統名旅酬
敖繼公云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惟俟事之時則然自
後凡作受酬者堂上者北面作之堂下者南面作之既
則復其位盛世佐云堂上者北面作之惟相介酬眾賓
則然其他則司正東面自若也鄉射禮在下者皆升受
酬于西階上司正安㝵南面作之以周案從盛說
淩廷堪云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凡旅酬皆拜不祭
立飲凡旅酬不洗不拜既爵以周案及獻者亦不盡與

旅酬如鄉射大射之工笙獲者釋獲者特牲之尸主人皆是鄉飲鄉射記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此通例也而亦有受爵而洗者如燕禮爲賓舉旅是凡獻酢坐卒爵酬不飲旅酬立卒爵鄉飲記云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

凌廷堪云凡無算爵必先徹俎降階凡無算爵皆脫屨升坐乃羞凡無算爵不拜惟受爵于君者拜凡無算爵堂上堂下執事者皆與以周案徹俎降階堂上賓主人介大夫等皆降也脫屨升坐大夫以上之禮也大夫以上無算爵行于堂上皆脫屨故鄉飲鄉射燕大射有脫

屨升堂之文有司徹儐尸之禮在堂上經不云脫屨文不具爾特牲禮無算爵行于堂下則士禮不脫屨也云皆脫屨升坐亦少分明鄭注脫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以相鄉爲敬賈疏在室尊者脫屨在戶內餘脫戶外在堂亦尊者一人脫屨在堂餘脫于堂下

楊復云無算爵當賓賓之觶以之主人賓大夫之觶以之介及其交錯而行當賓主人之觶以之衆賓長賓介之觶以之次大夫大夫又賓衆賓長之觶以之弟三位次大夫賓次大夫之觶以之弟二位次賓長敖繼公云賓觶亦以之主人介觶則以之大夫其餘類推盛世佐云敖

說是及其交錯而行當賓主人觶以之眾賓長賓大夫觶以之次賓長又賓眾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賓次賓長之觶以之弟三依大夫循是而辯右獻酢酬無算爵

鄉射記凡奠者于左將舉者于右以周案亦有將舉者奠于左如燕禮之媵爵奠于薦南公依西鄉薦南即薦左特牲禮之酬賓奠于薦北賓依東鄉薦北即薦左是也亦有不舉者奠于右如有司徹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觶于右是也據鄭注云神惠右不舉變于欲食與欲生人禮异褚氏申其說具詳饋食門少儀云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皆居右鄭注客爵謂主人所酬爵賓不舉奠于薦東三

爵皆飲爵也釋例云禮不卒爵故皆奠亏薦左敖氏謂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褚氏已駁之矣說見後

鄭[元]云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郝敬云三作謂獻賓獻介獻眾賓不徒爵謂樂作盛世佐云舉爵謂初取爵亏篚也三作謂奠爵之後復取之而起三次也不空爵謂賓之以酒此禮獻賓獻大夫皆然故云凡獻介不拜洗少盥後一作獻眾賓無辯降之文少賓對後一作記此者欲見獻賓及大夫禮隆不與介以下同也楊大堉云記言舉爵為經一人舉觶言也云凡兼二人舉觶言也以周案獻介獻眾賓亦有

薦鄭注舉賓大夫及工而遵介衆賓鄉射禮無介獻賓及衆賓後即遵入而樂作彼記亦云舉觶三作不徒觶郝氏以獻賓及介衆賓爲三作亦未合盛說近是

鄭元云君賜之觶受觶者亏尊所至亏授觶坐授人亘賈公彥云曲禮與玉藻幷此文竝無立授之文故知坐授敖繼公云興授人觶以周案敖說非右尊卑舉觶受觶

淩廷堪云凡執觶者皆左手祭薦皆右手祭薦者坐祭俎者興祭薦者執觶祭俎者奠觶凡祭薦不捝手祭俎則捝手以周案祭酒用左手鄉射大射設觶用二手祭酒祭薦用右手祭俎有二灋禮盛者用左右手故祭必

尊爵禮殺者左執爵右祭俎與祭薦同故大射禮有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之文鄉射有司徹亦云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是祭俎不必盡尊爵凡祭必坐未有立者經文云興取肺之下曰坐祭曰坐絶祭不一而足云祭俎者興尤誤釋例又云凡祭酒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祭肺禮盛者嚌肺不盛者不嚌肺是也右祭酒祭俎

凌廷堪云凡祭肺興加俎後坐挩手然後執爵祭酒蓋祭肺或繚祭或絶祭然禮之盛用兩手故必尊爵挩手也亦有祭俎不挩手者如大射獻服不獻釋獲皆不尊爵不挩手不尊爵用一手則非繚祭絶祭可知禮殺也

士虞特牲尸入舉肺士禮爲盛尸皆不挩手有佐食授之尊尸也以周案挩手之禮爲絕肺染污也絕肺之後未有可不挩手而祭酒者公食大夫有贊者授之而亦挩手則士虞特牲少牢有佐食授之亦挩手可知經不箸者文不具也挩字亦作帨帨乃帥之或體說文帥佩巾或作帨帨所以拭手而拭手遂謂之帨手

鄭[元]云鄉飲禮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𠂢紾之乃絕其末敖繼公云執本卻左手則絕末覆右手矣尚左手嚌之謂舉其左手而右手在

下以末授口嚌之將嚌乃尙左手則祭時不然矣褚寅亮云注訓繚爲戾紾而不解弗字之義說文弗撟也撟舉也鄭意葢謂舉左手以戾紾肺乃以右手絕其末以祭但篇中俱從士禮獨此從大夫禮未詳盛世佐云注之誤在以尙左手三字連上爲句夫鄉射士禮絕祭不繚乃其經亦云尙左手則尙左手當連嚌之爲義而弗繚之弗當讀如字以周案鄉射禮云興取肺坐絕祭尙左手嚌之不云弗繚以鄉飲爲繚祭鄉射爲絕祭也鄉飲主乎飲故多其儀用繚祭鄉射主乎射故略之用絕祭燕大射皆絕祭者燕爲主人卑大射亦不主乎飲也

鄭注太祝云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絶則祭之是已此云大夫以上威儀多用繚祭似非盛氏以鄉飲為絶祭瀘尤誤弗古文佗弫見漢書顏注集均八物古文四聲均段懋堂云說文左戾為乀右戾為厂二字㕍㕍之為弫是也弫字㕍㕍下𠂢繚祭之象鄭解弗繚為𠂢紾甚是而連尙左手為文則非右手取肺而仰左手執其本則肺自左右相戾下𠂢手外右手乃從肺本下循至末乃絶以祭褚氏申鄭謂叜舉左手以𠂢紾非也凡祭詳官禮例敖繼公云燕禮之賓乃大夫亦絶祭而下文云公祭如賓禮則自上至下此禮同也舊說謂大夫以上繚祭惟

王絕祭不攷褚寅亮云燕禮之賓絕祭當以鄉飲酒疏臣在君前不繚祭之說為正下文云公祭如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繚絕不同勿泥以周案繚絕二祭為禮多禮略之別周禮太祝鄭注是大夫以上繚祭說本鄉飲禮注惟士絕祭禮家本無是說注疏家止言士絕祭不云惟燕禮公祭如賓禮謂亦如賓之絕祭絕祭雖天子亦行之故列弓九祭中褚說尤謬 右祭肺

鄭元云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惟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以周案祭謂食祭鄭云食尊者之餘則祭據禮經為說陳澔集說

非

右祭餕　以上通論鄉飲鄉射燕大射禮

孔穎達云鄭說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秊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秊一飲州則一秊再飲黨則一秊一飲呂大臨云鄉人凡有聚會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盛世佐云此侯國鄉大夫賓賢之禮他如黨正正齒位州長春秋習射及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雖亦名鄉飲酒而其禮固不能無異以周案鄭說鄉飲有四不數大飲烝漢郡國所行取灋黨正易蜡祭以祀先聖先師而鄉飲賓興之禮廢唐開元後鄉貢

取士行鄉飲酒禮不祀先聖先師而黨飲正齒之禮廢明代所行一季再飲仍是黨正之遺　又案周官鄉飲賓興主于賢者論語鄉人飲酒主于老者賈疏謂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卽論語所謂鄉人飲酒非也凡飲酒必立賓介或謂鄉人飲酒不立賓介似亦未是褚氏云若不立賓則獻酬酢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燕義曰立賓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

鄭元云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灋于司徒是禮乃正月而一行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以周案周禮鄉春正月州春秋二時黨在冬十二月大蜡之時漢成帝用三月後漢用十月晉十二月明洪武後春正月冬十月

鄭元云宿戒者謂朞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謂朞期一日敖繼公云宿戒者先期日而戒之也公食禮不宿戒謂當日乃戒以周案戒宿二事敖氏訓宿爲豫非周官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是戒及宿異日也但祭祀之戒宿以十日爲期故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賓客之戒宿以三日爲期故鄭注

謂戒旉三日宿旉一日士冠禮旉期宿賓又旉期戒賓

大射旉期三日戒公食鄉射當日戒謂之不宿戒

賈公彥云冠禮戒賓主人先拜賓荅拜此鄉大夫尊賓

是鄉人竝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也張惠言云冠禮戒

賓文不具其宿賓賓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拜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荅拜與鄉飲禮正同戒宿同

科辭互相備冠禮疏是此疏為非以周案張說是也

鄭[元]云夙興往戒歸而敷席或說亦當先期宿戒經不

言文省以周案鄉射記云使能不宿戒鄉飲竝同從鄭

注

鄭元云席衆賓亏賓席之卤皆獨坐一說經云衆賓不屬謂不與賓相屬非衆賓皆獨坐以周案從鄭注

鄭元云賓席牖寿南面以周案凡賓主人行禮東面者以卤序為正位其南面者或在戶卤如士冠筵亏戶卤記以為醮亏客位是也或在牖寿如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亏戶牖閒而國賓之筵則在牖寿是也鄉飲酒義云坐賓亏卤北是賓席在牖寿不在戶卤明矣舊解謂戶卤卽戶牖閒已誤謂鄉飲酒賓席在戶卤更誤戶牖閒非賓位說詳襍箸

鄭元云賓辭坐取觶復位與觶亏薦東酬酒不舉敖繼

公云辭辭其尊觶也尊而不授亦不能兼降等之嫌故
辭之尊觶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各從其便褚寅亮
云酬酒不舉故尊于左記所云凡尊者于左將舉者于
右也集說背記文尊觶不舉又不敢必賓之不舉故仍
尊薦右賓則遷于薦左以示不舉上經之辭辭其尊薦
右也謂辭親酌己者非謂辭尊而不授似矣猶未盡
賈公彥云鄉飲禮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與衆賓亦
隨至西階下東面今惟于升時揖讓兼庭中揖讓事方
苞云爲主人以賓升介與衆賓尚在門左繼以介揖讓
升拜如賓禮則自門左三揖三讓皆與賓同張惠言云

介于入門後在庭中東面此時主人至阼階南中庭鹵面揖之介東面于其位揖進東當塗曲北面又揖當碑又揖以周案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是時介隨賓入當在鹵階下近庭處斷非入門左即止下云眾賓降復位必非遠至門左張圖介位近門誤云有當塗當碑揖要爲凡說記云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是介有升時揖讓而兼庭中三揖之證經主人以介揖讓升與下卒洗介揖讓升同然謂一揖一讓升其禮殺于賓故經明著之當楣之拜與賓同故又曰拜如賓禮如方張說經當云

主人以介升如賓禮

敖繼公云鄉飲禮主人揖升衆賓皆進盛世佐云鄉飲禮衆賓皆進當在主人與介行禮甫畢之時進而立亏賓介之南故主尋階下拜之敖說誤以周案上文主人迎賓賓入門左介及衆賓後亦隨入主人與賓毎曲揖介及衆賓後亦隨進鄉射禮迎賓節文與鄉飲同亏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之下有賓少進三字鄭注云少進差在前明衆賓後亦隨進也又注鄉飲禮衆賓皆降云皆降復初入之位明衆賓位在碑南中庭北也鄉飲禮云主人揖升主人自升也衆賓之長一人辭洗由階

飲

下東行辭之記云如賓以大判言之非盡如也上文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北上明其入同時也下文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眾賓序升即席明其立同地也自賈疏以主人揖升為眾賓升遂謂辯洗降辭固謬諸說賓進時眾賓仍立于門左不隨進又嫌卒洗復其位不得遠至門左于是紛議眾賓皆進之節且謂眾賓有門內位堂下位二處紐貼紕繆參見射禮門

鄭[元]云眾賓辯有脯醢為于其位位在下敖繼公云眾賓三人之外者也其堂下之位繼賓介之位而南以周

案鄭注位在下謂堂下近中庭楊信齋圖堂上賓長三席之西復有衆賓之位固誤張皋文圖衆賓位在中庭南近門亦未是

鄭[元]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餘二人雖為之洗不辭其下不洗敖繼公云主人惟於長者一人為之洗一人辭之者禮主於已也盛世佐云主人為衆賓之長一人洗故此人辭之餘二人玆不為之洗何辭之有注非以周案經於主人降洗明云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是獻三人皆洗之也而記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者為行禮賢嫥壹不可往參也獻衆笙不洗一人拜義同

餘人不辭不拜通禮宜然非爲事不主已敖盛二說皆非

賈公彥云獻工拜送在西階東以工在階東也拜送笙在西階上以笙在階下也方苞云以獻笙見獻工亦于西階上以獻工見獻笙亦于阼階上拜送爵各舉一節互相備也以周案舊說經于獻工不言地而曰阼階上拜送爵明獻亦在阼階上也獻笙拜送爵不言地而曰獻于西階上則拜送爵亦在西階上也方氏又以工笙交互言之說亦可通張圖謬

敖繼公云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人亦謂弟子鄉射禮

曰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方苞云鄉射大夫不過本州蕟
列少尊者故俎授弟子鄉飲之遵者諸公之下尚有諸
卿故使公士受俎經云如賓禮謂如賓之俎使司正受
乃公士非弟子也以周案賓俎授司正介授弟子若有
諸公如賓授司正大夫如介授弟子故變文言人若一
以司正則曰授司正可矣公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本
經文大夫授弟子鄉射禮文下曰如賓禮者謂如賓降
自西階東面立不關受俎敖方二說胥失之矣
鄭[元]云俎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敖繼公云賓降
立西階西主人降立阼階東介在賓南大夫在介南眾

賓又在大夫南少退張惠言云鄉射禮無介此有介介當繼大夫而南皆亏內階內當序以次而下則介與三賓不復初入之位也以周案一說大夫在介南一說介在大夫南雖難凡定而介三賓之復位爲初入位可無疑也張說介衆賓初入位在中庭南近序門與此注不合轉疑其不復初入位繩貤紕繆

敖繼公云公三重大夫再重皆蒲席緇布純者也上下之席同物故不必言加加席與其下席异物而長半之以周案公再重大夫一重禮之正也下經言公辭一席大夫辭加席則此公三重大夫再重明是加席上下异

物挍說非詳禮器門

鄭[元]云賓服鄉服以拜賜毗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末服以朝也方苞云經文特著鄉服與鄉射之服异也鄉服卽修業于鄉之服[元]端是也盛世佐云此云鄉服則正行禮之日賓蓋處士服以周案此與鄉射禮文正合方盛務佗區別未是

鄭[元]云徵唯所欲徵召也以告于先生君子告請也敖繼公云惟言告是不請矣以周案當從鄭一召一請尊卑之差也請者來否聽其自主褚氏云既殺于正禮不敢必以屈先生君子也

鄭元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或統于堂或統于門敖繼公云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北面者當西上東字誤以周案敖氏改記文非當從注統門說敖繼公云主人之贊者無算爵然後與遠下于賓黨也鄉射禮無算爵執觶者皆與旅亦主人之贊者也鄉飮酒義謂沃洗者卑與旅酬與此异當以此為正方苞云鄉飮義所釋黨正之飮酒于序以正齒位安卑以混賓與之禮以周案鄉飮酒義首別鄉大夫與賢黨正尚齒二禮之异自孔子曰以下統言其同云終于沃洗者為無算爵之節不屬旅酬孔疏巳言之與此經何异

右鄉飮禮

鄭[元]云侍飲于長者酒進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何[允]云拜受于尊所尊者主人也拜者對主人崔靈恩云卿大夫燕飲主人面亦鄉尊若鄉飲酒禮主人與賓夾尊孔穎達云燕禮尊面鄉君今云拜受于尊所當是燕禮而燕禮無此語文不具耳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此與燕禮及注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違士相見玉藻二文皆先君卒爵而此云後飲者此據燕飲正禮玉藻及士相見禮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孫希旦云曲禮是侍長者私飲之禮也記明云長者少者安可以爲君臣燕飲之禮侍君飲者無爲賓客之嫌故先君卒爵

若為君嘗酒然侍長者而先㱃則嫌以賓客自尻故未
釂不敢㱃以周案燕禮獻酬酢皆非坐㱃至無算爵禮
殺公與賓坐㱃相見禮所云是朝夕侍君坐㱃之禮坐
㱃臣先卒爵以俟君為禮之正故相見禮及玉藻坐云
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燕至無算爵臣之㱃酒
者數矣後君卒爵以告醉且明成禮也曲禮所言是記
者參合相見禮燕禮而定之以為侍㱃長者之禮其云
拜受于尊所與燕禮筵前獻爵受爵筵前异盞用相見
禮也故鄭注相見禮受爵升席祭云受爵者于尊所用
曲禮文其云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㱃與相見禮卒爵

而俟异又參燕禮也故鄭引燕禮公卒爵而後飲以注之禮文徵逸士大夫侍飲之禮不可攷記者參合諸禮以為之制亏經自有异同孔疏必以曲禮所言卽是燕禮亏拜受尊所句不可通孫氏以此為侍長者私飲之禮非君臣燕飲之禮當已其以相見禮先君卒爵為若為君嘗酒說本敖氏集說亦不足信何氏訓尊所為主人處更謬　右侍飲長者

受業金壇林之祺仝校